

N 耐人寻味

airenxunwei

冬日里，
干几件温暖自己的小事

□刘新昌

大雪节气一过，天越发的冷了，一冷，就想找个暖和的地方待着。

那天，跟文友老龙视频聊天，问他最近在干吗。他回：闲人一个，天阴烤火，天晴负暄，抽空干了几件温暖自己的小事。那神态气定神闲，真是羡煞旁人。

天阴烤火，天晴负暄，算得上是冬日雅事。老龙在浏阳小城工商局干了一辈子，去年光荣退休，正式进入“闲人”行列，平时舞文弄墨，也算得上雅士一枚，雅人干雅事，我服。

问他干了啥温暖自己的小事？他笑而不答，让我猜。我正处于“人到中年不如狗”的癫疯状态，哪有时间跟他打哑谜，匆匆挂了手机。不过，冬日里，“干几件温暖自己的小事”却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。

吃火锅、喝小酒，算一件。

天寒地冻，冷风猎猎，用美食美酒来对抗寒冷，是最为治愈的一种方式。回到家，一家人围锅而坐，热气在桌面升腾，红油在锅里翻滚，麻利地夹上几块肉片，边在锅里涮，边抿上一口小酒，外面的风霜

雨雪立刻消融，心里升腾起的是那份火辣辣、热腾腾的温馨和温情。

这件小事也适合和朋友们一起干。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，日暮时分，约上三五好友，往火锅店一走，热、烫、辣，吃的就是这种感觉，要的就是这种氛围。“温酒浇枯肠，戢戢生小诗”，几杯小酒下肚，便有了作诗的雅兴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让寒夜小屋，酒香氤氲，妙趣横生。

去深山里看雪，算一件。

明朝的张岱，喜欢去湖心亭看雪，喜欢“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”的心境澄明。钓鱼的人喜欢去江边看雪，喜欢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那份快乐，而我，更向往去深山林间里看雪，喜欢那份“玉树琼枝、空山无人”的幽深和杳渺。

可以想象，山岭重重，白雪皑皑，一个人一步一趋，拄杖前行，踏雪而歌，姗姗然走在玉树琼枝里，走在蜿蜒山道上，人越走越远，也越走越小，就像镜头不断被拉伸，直至成为渺茫的一点，完全融入雪山里。那份融入和融合，真的让人能体会到“万里江山都是雪的江山”的空灵。

在北京老墙下负暄，算一件。

多年前，爱摄影的老吕冬天到北京旅游，拍了很多故宫、天安门、长城、颐和园、圆明园等景点的照片回来，街道摄影协会为他的作品做了一个分享会，请我去谈感受。看完照片后我说：“金碧辉煌的宫殿、气势恢宏的建筑、雕栏玉砌的走道、花红柳绿的园艺、奇珍异宝的收藏……说明我国真的很富强。但我却觉得，这些照片里，北京的太阳真不错，明晃晃的舒服，要是能在这座古城的老墙根下负次暄，应该很享受。”朋友们立刻笑了，说我这辈子是丐帮的人，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吃饱了晒太阳。

今年，我被借调到北京工作一阵子，完全有时间去实现这个被人嘲笑的“梦想”。我坐在北京古城的墙脚根下，静坐、打盹、晒太阳，就像白居易诗里所说的那样，“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”地负暄。甚美。

弄几个案头清供，算一件。

公司大厅里，摆着两盆蝴蝶兰，左边那盆红艳艳，右边那盆金灿灿，芳香典雅，惹人喜爱。可蝴蝶兰是富贵花，我一个住出租屋的借调人员，摆弄不起这么高贵的

清供，但也想给自己的出租屋增添一点亮色，制造几分雅意，怎么办？

上次我去北京郊区的表姐家，她勤劳得很，见不得土地在眼前荒芜，于是在房前屋后辟出四分地，种上各种瓜果蔬菜。今年秋天，红薯挖了几百斤，辣椒多得吃不完，玉米棒子堆得像座山，还有那老南瓜，个个硕大敦实，屋角那棵老柿树，柿子跟红灯笼似的，软红透亮。我见了，也不客气，背了些回出租屋，吃不完，放在窗台上，一只老南瓜、三个大红薯、两只软柿子、几串红辣椒和玉米棒，冬日的阳光一照，红红黄黄，油画一般鲜亮，忽然就觉得日子生动、富足了。顺手拿只柿子盛在白瓷盘里，相当于给这生活铃了一枚闲章。喜兴。

当然，冬日里想干的小事远不止这些，还有与家人同盆烫一次脚、仿古人画一次“九九消寒图”、带小孩背几首古诗词、给长辈们拍一次照等等。昨晚，与父亲谈起这些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，只要你内心是温暖的、柔软的，干啥事，都会温暖自己，温暖他人。”

仔细想想，也是。

精粹短文

ingcuiduanwen

日出

□彩虹

你还记得上次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日出吗？风吹过的原野、海上，还是山峰上呢？当浑圆的朝阳从云层喷薄而出，朝霞熔金，建筑、树木、群山都镶上一层金边。当一轮红日被万顷碧波捧出海面，红日彤彤，江水滢滢。

观日出之后，人会陡然充满生机，让你感觉生活中有一种欣欣然的希望在呼唤自己。这种感觉，可能是亿万年来，动植物进化史上向光生存的本能留给人类的基因密码吧。

虽说要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但是我们也要懂得近水洗尘，乐山忘忧，向大自然汲取人类基因中所呼唤的精神能量。

人生百味

enshengbaiwei

母亲的节日

□刘志军



前几日，打开微信，看到母亲的留言：记得明天吃豆子！一翻日历，我才想起转天是腊月初一，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，应该吃点炒熟的豆子。小时候，母亲是最能在传统节日或节气给我们整出各种花样吃食的。因为在那个物资并不太丰富的年代，这些小氛围、小惊喜常常给平淡的生活增添出无限的乐趣与期盼。

生活可以将就，也可以讲究。而母亲就是个很讲究的人，她把一年里的每个节气都放在心上，从不马虎。比如冬至时她会为我们包一顿饺子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把她一整天的劳动成果都消灭干净，她才欣慰地收拾碗

筷，一刻不停地做着在我们看来似乎永远也干不完的琐事，但她乐此不疲。

于是，我们惊蛰能吃到她早已备好的梨，端午能吃上她做的凉糕，中秋能吃上她亲手烙的月饼，腊八当然是“名震江湖”的腊八粥……反正每个特定节令，我们都会重温一次“妈妈的味道”。这个词这么火，大抵是因为现在纯手工制作越来越稀少了。现在大家过节都习惯在超市买各种吃食，而母亲却从来不在纯手工上偷懒。

她不偷懒，却惯得我们极其慵懒。“这日子过得没个时没个节的”，这是母亲经常唠叨我们的话。因为在她的认知里，把一年里的

每个传统习俗都认认真真地过好了，才算是把这一年过好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每一个节令，母亲都会给我们精心准备各种吃食，为的就是让她的孩子们感受到节日的气氛。用她的话来说，如果节日不这么过，不显得折腾点儿，不隆重点儿，没点仪式感，那就是不新不鲜，没了味道。日子嘛，就应该在平淡中活出花样，在苦难中酿出甜蜜，在辛劳中看到希望。

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，甚至都没念过几年书。可她对节日的那份热忱，却一直感染着我，让我对生活、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



N 南腔北调

anqiangbeidiao

不逾界

□安欣

那天吃鱼不小心在嗓子上扎了根刺，只好去口腔医院看大夫。大夫钳子、镊子双管齐下，“翻天覆地”折腾半天，也没找到鱼刺。取刺无果，败兴而归，路遇朋友。他告诉我不应去口腔医院，口腔和嗓子有划片分工，舌根外、上颚、两颊、上下牙床属口腔范围，里面才是咽喉片区。口腔医院只看牙，嗓子得去耳鼻喉科看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恍悟。

许多事隔行如隔山，口腔与嗓子距离很近，唇齿相依，紧密相连，外行人觉得两者都在嘴里，是一回事。其实它俩是性质迥异的两门医学科，相差非一星半点，隔着老长一段专业距离。

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常听到有关整容整坏了脸的报道。一些美容院混淆“美容”与“整容”的概念，将属于化妆范畴的“美容”与属于医疗范畴的“整容”混为一谈，擅自开展整容业务，操刀动手术，把人“整”得鼻歪口斜。“美容”与“整容”仅一字之差，专业内容却相距甚远。

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，人们容易分不清彼此，划不清界限，搞不懂相互的区别，要么张冠李戴，要么跨行越界。一旦混淆界限，外行“操盘”，小则办不成事，大则把事搞砸。很多事情就坏在划不清界限，分不清职责，盲目行事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